

粵  
西  
叢  
載

清

汪

森

編

第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粵西叢載卷五

清 汪森編

賈雍

漢賈雍蒼梧人。武帝時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干寶搜神記

任延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敵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東漢書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黷微辭。挾瑕摘釁。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

同時而各自為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梧蓋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西事

### 鬱林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惟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於婁門之野埋沒上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侯甸西樵野紀

陸續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葺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為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為累也西事

### 士燮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露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

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墮馬而卒。劉敬叔異苑

### 陶璜

陶璜為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軟軟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為臠。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嶠南瑣記下同

陶璜常晝卧。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投之用爪搦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夫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王楙野客叢書

### 褚遂良

國初中書褚遂良事太宗。歷官中書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極諫。以為不可。

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今開元寺舍利塔前。有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其西觀音寺。有井。鄰人李氏。暑月以熟餘羊脚置之。震雷暴作。挈肉於道。烟氣薰灼。蟲蟻不附。令狐綯撰有震井紀。敘述其事。風土記

柳宗元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趙麟因話錄

呂衡州温善謔。子厚在柳州。温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柳州有種柳戲題詩。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嶠南瑣記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

此事。許顛彦周詩話

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也。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蘇長公為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圯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再

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

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地下哉。劉姓筆談

永樂間。總戎大將軍韓公駐節柳州。夜夢一人。幘頭來謁。覺而問之。有答者曰。此柳

侯之神也。公一日親覽羅池廟。見其木朽瓦落。垣頽壁壞。乃捐資命工重修。通志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

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慢客死當是

伊。伊文態未洗盡耳。奔洲稿

###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謝。又

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

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衛司梟首。時有衛校水蘭

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

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誼課。又聞命衛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

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啟。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

苦勑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冠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為容州部內史。賊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意□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杖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事文類聚

又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嶠南瑣記

徐晦

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無乃為

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書

### 李渤

長慶中。李給事渤。字澹之。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倖。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涉澹之弟也。為作隱山六洞銘者。又有喜弟淑。再至桂林。長歌凡五

百言。風土記

### 程昇

程昇為柳州司馬。精於吏治。身歿。家無留貲。世重其廉。一統志

### 曹唐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嶠南瑣記

###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朝野僉載

### 象江太守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癭。殃疢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李商隱集

###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為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為秦逐客。更作楚冤魂。其詞悲切之至。

西事耳

### 唐武宗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會昌元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

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僧念常佛祖通載

### 楊遽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遽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孫光憲北夢瑣言

###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 李邵

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子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咸定錄

### 蘇日朝

蘇六郎日朝。父仕評。唐末父子相繼為宜州刺史。即出遊至城西二十里。渴甚。馬跑

一穴寬二丈許。深不可測。有泉湧出。郡人號為蘇公窟。今水由地中行。有路可下。渴者經過取飲。終日不渴。龍江馬灘山崖上有飛筆留丹。蘇六郎遊此數字。大如輪。其父歿亦為神。郡人於城西祠。號為西府廟云。志通

### 趙觀文

二月八日。昭宗御武德殿。宣翰林學士陸扆。重試曲直。不相入賦。詢于芻蕘。詩考落九人。重放狀頭。趙觀文以下十有五人。勅趙觀文程晏。崔賞。封渭才藻優瞻。義理昭然。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詞義精通。皆合本意。其盧瞻。盧鼎。黃滔。崔仁寶。沈松。王貞白。李龜禎。張賓。陳饒。韋希震。盧膺等十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宜躋異級。用振儒風。其趙觀文四人。并盧瞻等十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浦。李途。李光序。李樞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詞句稍下。宜付有司。許復再舉。其崔礪。杜承昭。鄭稼。蘇楷等四名。所試最下。蕪顛頗甚。不及格式。合無守業。敢竊科名。付有司落下。不許再入舉場。其崔疑爵秩已崇。委託殊重。依舊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可使持節合州諸軍事。合州刺史。

唐登科記

邵暉。景德中充文趾安撫國信使。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景德三年七月壬戌。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上曰。祖宗開疆。若此廣大。謹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士。如有叛亂。不得不除爾。未幾黎龍廷請入貢。四年七月乙亥。遣弟明昶入貢。辛巳。授以官爵。王應麟

### 陳執中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珣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正言。東軒筆錄

### 王舉

王舉。咸平中知賓州。開古漏關路。鑿崖燒石。舊時人迹不到。由是可通車馬。一統志

### 馮京

宋天禧初。馮京將誕。其鄰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覺而京生。慶曆間。果登黃甲第一。京未殿試時。有一道士伏章良久。乃起人問其故。曰。至天門上章。適揭進士榜。因以歸遲。尋問榜上狀元何名。曰。馮京也。是年主司禁馬姓者應試。及揭曉。乃馮京也。蓋以馮字二點。移于京字之側。恐道士泄天機。故秘之耳。通志

鶴林玉器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馮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嶠南瑣記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曾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曾而獎寒。素若此。西事瑣

馮京父馮商。微時。與父燒炭於郡西北岸山。其父死。歸營棺。反葬。蟻集土。封屍成墓。後商生京。帶至楚。江夏為商。京中三元。官至參知政事。號其山曰天門拜相山。又曰狀元山。其地形乃照天燭也。其光在頂。適葬於絕巘之巔。最為奇穴。廖金精題曰一山正。一山斜。狀元出在別人家。後京發于江夏。果奇驗。宋乾道元年。刺史李守柔。建三元祠於郡學之左。前樹文明坊云。通志

### 程珣履歷

平南有暢畧。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是邦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珣皇祐間守龔州。二子隨侍。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傳。大中改大理寺。

丞。知虔州興國縣事。移知龔州。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稽古錄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上谷郡

君家傳云。大中程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

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午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公

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

大中由安南轉龔州。蓋在皇祐初年。南安尚在庾嶺之北。未可言嶺外。嶺外蓋指龔州也。觀道中病革。謂二子之言。則明道伊川侍行可知。又南安志道

源書院記。周程三先生相授受以道。起於宋慶曆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元公為

南安軍司理。程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通判事。識元公於稠人中。遣二子純公顥

正公。願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

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以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按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至慶曆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

歲。伊川方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八歲。伊川方十七歲。皇祐四年。明道方

二十一歲。伊川方二十歲。大中任龔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已出嶺在道。則移龔當是

元年。明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不報。又似大中在龔州之年。伊川方詣

闕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乃云或者自龔州詣闕上書乞召對不報後復之龔州不然上谷郡君云在道病革召醫視疾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之事為不通矣此大賢履曆之迹故詳考而明辨之以補年譜之缺云

通志

### 狄青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農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蔡條鐵圖

### 山叢談

皇祐四年九月內降手詔付狄青凡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認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劫權免户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

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善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李禹長編下同

是時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諫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義藤梧峯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其三州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三路率支郡并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益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月給漆支錢三百。給鞋錢千。荆湖南北廣東西路兵。二歲一替。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吏有能完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青詳酌。以為便。遂施行。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勇甚。為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兵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孫升談圃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斬之。至廣。責陳曙違節制。斬之。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同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嚮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沈括夢溪筆談

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同上

皇祐四年夏蠻酋儂智高寇廣南陷十二郡據邕州其年九月詔以右副使狄公統兵南征號二十萬明年正月乙未與賊戰於邕之歸仁大破之翌日復邕州賊之餘黨遁於銅柱之外二月丁亥班師至桂林詔河中旌節召還機密時從行將佐文武官凡二百三十一員今記將軍以下姓名于左第一將狄青次王遂孫節賈遠竹鬲時明馮炳武緯霍建中張若水李若訥孫沔第二將石全彬次孫昂鄧守恭夏元崇孫宗旦鄭紆王綱第三將余靖次李定史青呂斌張遠章詢李宗道李遠余仲筍孫抗宋咸朱壽隆高惟和

通志

### 侯可

宋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官學四方因從家華陰少時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祈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來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此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聞先生之賢請謀於軍中可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非宜遂改文資調知

巴州通志

陳曙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詣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着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婚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王明清揮塵後錄

郭遠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遠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遠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容粟。江外可取。遠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

後往交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為號果過於寇傍遠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遠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孫升談圖

### 狄諮王拱辰

熙寧元年狄青子諮奏事延和殿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存否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九年正月十三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上平蠻雜議十篇詔送安南招討

司馬

海玉

### 馬默

元豐五年安化三州蠻掠省地廣西漕臣馬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智高破因狄青之智勇希範誅乃杜杞之方略六月壬申上謂輔臣曰默意在用

兵爾

海玉

### 畢君卿

畢君卿元祐間知柳州郡初無城君卿始築之民賴以安

一統志

### 李拱

李拱知融州。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建炎間。賜其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一統志

程節

崇寧二年。安化州酋蒙光有嘯聚為寇。時程節為經略安撫使。遣將官黃忱等擊却之。崇寧癸未。有獎諭敕書云。教程節。省廣西經略司。奏安化三州一鎮蠻賊結集八千餘人。於地名卸甲嶺。吳村蒙家寨等處。作過黃忱等部領兵丁等二千九百九十餘人。與賊鬪。敵斫到五百四十八級。陣亡一十八人。賊兵大敗。奪得孳畜器械三萬餘。救得功人乞推恩作救旨事。具悉。蠻蠻跳梁。為郡邑害。維子信臣克奮威略。選用材武提兵格鬪。斬首捕鹵。厥功著焉。除惡靖民。嘉乃之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卿比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刻碑

李大異

李大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張端義貴耳集

秦太虛

茗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

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覺從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索。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陔。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緣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惨淡陽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黃繼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胡仔漁隱叢話

復齋漫錄云。少游為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无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託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對。杯盤藉草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沈海。中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花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咎用之上。

秦少游自柳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阼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邪

朱弁曲消舊聞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歎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游宦記聞

### 黃魯直

黃太史罷守當塗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陳舉者無忌憚之小人所為遺真千載可不戒哉

王明清揮麈後錄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携家南行泊於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

鈞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於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為外祖而設。同上

邵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呂本中紫微詩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夸。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惠洪冷齋夜話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窗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窗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



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魯直封植  
蘭蕙手約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祭。至宜州猶不報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

書真本。大愛之。曰。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為誰。

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

而死。陸游老學庵筆記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儻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

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

坐胡牀。自欄楣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同上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

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楮紳題跋。如牛腰馬

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岳珂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道根在旁

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王暉道山清話下同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暉朧。又作未酉亥暉朧。寥皆得享之。

黃魯直不輕為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或問之。應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輒出囊中上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之曰。有不庸者可引來聞者。絕倒。然非戲語。良醫治富貴人及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藁草為上。如蘭亭及祭姪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嘗謂作字書壁。不如展卷。醒前不如醉後。對客揮毫。不如幽窗。自運案頭。秃毫烟墨。任意偶作數行。快甚。為人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全也。又聞王榮老。嘗官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珍玉塵。端研諸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蘇州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邪。即投之。風息水平。一餉而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字。豈不勝江中怪物也。

西事

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為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何孟春餘冬序錄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以石塘鬼侍郎之言反謂宜州宜人決意南往竟歿於宜州人都以石塘鬼不靈噫是安知非石塘僧人造言以悅魯直也邪此等詭譎世上不少亦只在當人自有主張耳許自昌樗齋漫錄

嘉靖六年春慶遠郡守祈門葉公蒞詣龍谿書院謁山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稽諸民間以復舊額而義起祀典甚盛舉也後復得一小石乃刻先生寓宜時貸錢於人手帖鐫之以傳慶遠府志

### 鄒浩

王回哲宗時為講書與司諫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審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得罪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獄回晏然葉日照思齋篇

鄒浩除言官有田畫者與浩善。一日報主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

日鄒以書約畫會穎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

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滿。事

役者濟感應泉一二尺許。乃于亂石之下得螭一枚。子自放湖湘。以至踰嶺不覩此

物四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

之以解。螭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鄒浩書喜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為居室。近崇寧寺。因闕華嚴經於觀音像

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畫寶陀山崑

竹。今猶在。昭人扁鎖之。以俟過客遊觀。惠洪冷齋夜話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塌了。卻置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

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孫穀祥野老記聞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召還。徽宗首及諫立后事。深加

獎歎。詢諫草安在。對曰。臣久以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京用事。遂

示兒詩有還家知有時。及用為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涕。因自有為。非謂嶺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仙宮嶺。下迫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西事

### 李寶

李寶。賓州人。善地理。范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殞於寺中。寶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殞。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殞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晁氏客語

### 趙夢得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為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結。開門獨歎。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

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子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彭子民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王莘甲申雜記

盧桐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錢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孫升談圖

陳瑩中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折彥質記

吳點朱岳

吳點字聖與邵武人元豐五年進士與蔡京舊京拜相點為太僕丞求去京不樂以郡倅處之終身同縣朱岳第大觀五年進士後秦檜用之柳州岳恥出其門以父老歸屢召不起號悠然居士通志

### 李泰發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崑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崑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悞國事耳老學庵筆

記

### 趙清獻胡澹菴

趙悅道嘗判官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處烟瘴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

像於卧側以自警。自偃卧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漬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老兵往召之。已復遣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抃不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曰。汝何為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等。謫嶺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屬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過。却有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娶胡婦。或以重宗祀為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姬侍滿前。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烟消燼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脫。正其可告天於夜。而異夫飾節昭昭者也。西事

張令

宋高宗建炎中。侍御史馬伸。撫諭荆湖廣南。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令。詢其善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眾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伊洛



方滋

胡澹菴編管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為意。不則亦畏避。恐為所累。有方滋者。本檜黨。待之獨厚。澹菴以為德。檜死。其黨盡斥。逐滋入京。求一差遣。不得。旁皇旅次。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云。此君子也。與館中諸公訪之。滋遂由此進用。通志

桂林走卒

呂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與之約。某日當還。過期三日。乃至。呂怒。命斬之。一府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見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脫有急切。奏請。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呂矍然悟。謝曰。業已爾。難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為之地。明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者。與時相秦益公有學校之舊。倚借聲勢。跌宕同僚中。嘗於國忌日。命妓侑酒。汪素惡其人。將糾其事。既而中止。然周銜恨不置。遣一獄典持書與秦。超疑之。曰。錄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獄典家。訪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嘗遠出。况於適京師乎。且吾屬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貸俸。今行齎索然。方舉

室憂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為汝辦萬錢，宜少俟。時呂公問攝陽朔令，超嘗為之役，即往謁，得錢持與典。典喜，買酒共飲，示以書。典先醉卧，超急就火浴書，蠟蜜啟觀。果譖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二日，超復往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甚遽。汝果憚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代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既受代，還玉山。明年，超詣其居，出周生書，示汪。常遣信過海餉趙元鎮丞相李泰，發參政。是時秦方開告訐之路，數興大獄，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報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蓋有所不若云。

尼堅志

### 彭介

彭介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介潛窺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介推戶而入，化皆散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即竈神。公即問譴責者何人。神曰：饑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主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恙。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既歿，柩歸長沙，聞空中有德聲。青瑣高議

胡子論桂林山水

茗溪漁隱曰。余舊覽倦游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蒼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駢立。故沈水部柳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睹峰巒奇怪。方知倦游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又云。海上羣峰似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真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胡子漁隱叢話

張栻

張南軒為桂帥。請於朝。以三分鹽息分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担二斗耗。嶺外

代答

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况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縣惟社稷最正。水東日記

范旂叟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  
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  
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癩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  
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  
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給俸  
錢。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  
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  
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  
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恥。此何等風俗邪。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  
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羅大經鶴  
林玉露

梁燾吳輔

融縣梁燾吳輔。宋末人。甚驍雄。捕盜數有功。後戰歿。累著靈應。宋各封侯。廟食至今。

尤顯。玉融有一洞在山半。其白首處也。每歲鄉人嘗見其出入。其出也。千乘萬騎。戈  
甲旌旗。光耀奪目。最後執二黃纛者。出則二人繼出。隨後擁護。旌旛繚繞。莫知其數。  
其入也亦然。樵採者遇之。輒大病。鄉人云。若見其歸。則其年邑中豐稔。少疾疫盜賊  
之事。若見其出。則不利。蓋常先兆示於民云。吾郡亦有二侯行祠。有禱輒應。土人祀  
之甚虔。是有功德於民。禮所當祀者也。月山  
叢談

劉麟瑞昭忠逸詠

五十首之一  
詠馬堅

馬堅。關西宕昌人。宋末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不降。城已破。被執。斬之。既  
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麟瑞詩曰。赤白囊飛廣海濱。關西勁勇  
是奇人。暫提節印期全璧。倏報烽烟又震隣。械坐已空身不化。龍韜未展氣如神。鑑  
湖亦有雲仍在。千載流風豈隱淪。忠義  
集

博白老人

博白城西有新村。吾曳杖其間。至一舍旁。見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  
顧謂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立者。皆老人之曾孫。殆可入畫圖也。蘇  
條

北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天歿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子陞為嗣。寄璧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不知又何所指也。璧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為元學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西事

元順帝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濶里吉里。迎帝於靜江。會燕帖木兒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於燕帖木兒。奏皇后行之。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明克燕都。避歸沙漠。西事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猢猻拜於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人飯之。輒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猢猻寺。猢猻者。謂非大猿。蓋戲語也。圓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沙漠。兆已先見於此。同上

粵西叢載卷五終

清汪森編

楊璟

洪武元年五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衆來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窮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璟軍門降。徐學聚國朝典

彙

答祿與權

洪武元年。以兵部員外郎為山西副使。答祿與權為廣西僉事。上諭之曰。風憲之設。



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  
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慙可不慎

哉

國朝  
典彙

### 行省參政

洪武二年置北平廣西二行中書省初真定等府隸山東河南廣西隸湖廣至是各  
置行省以盛元輔為北平參政劉惟敬為廣西參政三年以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  
政九年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國朝  
典彙

### 蘇銓

洪武初蘇銓為柳州衛指揮僉事謀略過人首創公署操兵有法賊攻劫融縣銓帥  
兵奮擊賊敗散後復聚眾標掠銓設法擒之自此畏服不出民賴以安

一統  
志

### 于海

洪武中于海為柳州衛指揮僉事性氣雄勇守大藤峽洞蠻聚眾攻劫海率兵奮勇

長驅殺賊潰散搜勦殆盡一方遂安

一統  
志

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

韓觀

韓觀以洪武五年為廣西桂林衛都指揮僉事。平象州蠻。十年勦義寧古田等賊。賊平。數賜彩段。十九年陞都指揮使。二十二年收捕慶遠等府叛賊。二十八年廣西慶遠等處土官復叛。命充副總兵。同楊文帥師十五萬往征之。事平。明年陞都督。同知三十五年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永樂九年征交趾。既平。留鎮守。觀在廣西三十餘年。平夸之功居多。學海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僂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文趾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僂邪。

葉文莊之所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記以備考。  
弇洲稿

賈魯

賈魯。宜山人。領洪武辛卯鄉薦。授廣東崖州學正。轉四川瀘州。性酷。不喜浮屠。訓子  
綱。約輩。皆業儒。諄諄諭以不諱之後。當一遵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於汝。後魯以  
壽終。姻黨皆誘其子。召僧設齋以薦之。滿散焚楮。忽火星爆上屋脊。舉莫之覺。須臾  
棟宇盡為煨燼。慶遠府志

嚴德明

嚴德明。在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  
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  
逼。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  
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  
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  
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

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為人所知。况其後乎。楊循吉吳中故語

### 汪芹

汪芹。字仲藻。休寧人。洪武十年間。由吏材除廣西桂林府推官。有政聲。陞刑部郎中。

卒於官。徽州府志

### 遜國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滇。最後來西粵。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視衛彖彭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為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作偈云。蹴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嘗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內。西事

建文帝作偈。別彭英馬觸石以斃。後人葬之。號義馬。隴北江岸。帝勒石。有泣血二字。通志

建文居橫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

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建文君手筆也。日詢手鏡

正統五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滇遊方

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官司奏。驛送赴京。號為老佛。至今寓大興隆寺。鄧

人黃潤玉。有學行。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

如洪鐘。鄭曉吾學編

正統間。思恩知府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

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駭。聞於巡按御史。奏

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永樂丁亥。太監何洲與史仲彬訪建文帝於粵西。乙卯秋。洲鬻書桂林市。遇程濟引

見帝。勸帝還江南。正統四年。帝在粵西。謀東歸。程濟筮之。得觀之否。濟曰。利用竄王

吉矣。不宜變否。中互艮。巽艮止而巽入艮為寺。人當遇此兆。因勸君不可東。明年庚申。又筮之。得兌之歸妹。濟拊几曰。大凶。而君意不可回矣。夏。粵西藩司以題壁事聞。因命取入京。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錢士升表忠記

馮時可曰。婁江王世貞云。建文實焚於火。世所稱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時可以癸未遊黔西永洪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曾住此二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同上

壽佛寺在橫州城南。舊為僧綱司。革除後。建文君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走四方。自湖湘入蜀。自蜀入雲南。自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之。十五年。人不知之。修體長眉。自稱百歲。見兒童輒以手摩其頂。呼曰孩兒。問曾命名否。無則輒為名之。其徒歸者。日眾。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思知州岑瑛。遇之。聞於巡按御史。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陞思思為府。擢岑瑛為知府。以獲異僧

也  
南甯府志

### 劉子欽

永樂甲申科進士。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

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

餘東序錄

### 韓觀山忠毅柳安遠陳旺朱瑛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却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却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眾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掊刻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水東日記

### 帥府老隸

廣西總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宰觀每醉

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夸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水東日記

### 黃南山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在職幾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嘗奏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炯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黃薄言開中今古錄

### 王清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駕鴛海。累立奇功。陞廣東都指揮。蠻夸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



務。己巳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賊。罵賊不絕。遂遇害。雙槐歲抄

章廣

宜山章廣。登正統間進士。為御史。巡按江西。既罷官。清貧。乃村居。去城十五里。有故人按部至郡者。廣意其來訪。無所得。乃自漁於近江。忽故人猝至。前導臨江。問廣曰。韋御史家安在。廣指示曰。前村是也。騶從既過。乃登岸。疾走從後踰牆入。衣冠出肅容。客曰。公何熱。汗流漬髮如此。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亟歸走乏耳。左右竊曰。好似江中打魚人。廣聞之不為忤。言笑如故。月山叢談

周昌

周昌。宜山人。平生負義。有古烈士風。與璩用和同為千長。鼓舞民兵。人人奮義。時地方多事。每出兵截殺。所向無前。本府葉同知。壯其才。委督領兵款。同赴雞辣之難。昌率衆集西府廟。歃血為盟。誓與賊不俱生。及見葉公馬斃。易以己馬。正扶掖而升。偶中流矢死之。慶遠府志

馮俊

馮俊宜山人。初為舉子時。以所贖路費百金。易土宜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東昌臨清。折閱頗有息。遂盡市之。次日同伴有識者。語之曰。此間人狡偽百出。銀得無贖乎。取視之。果銅也。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紫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

月山叢談下同

馮中丞俊。好學。寡欲。剛明。能任大事。其為廣東方伯時。有廣西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女。念俊無姬侍。欲為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為治奩飾。比俊歸。將入寢。見一姝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答曰。吾老矣。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巾櫛。幸今夕吉日也。俊歎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出宿於庫內。明日。召其父母。以女還之。并其妝奩財禮俱與之。令其擇壻改嫁。其父母感泣而去。後官福建。治楊榮子不法事。巡撫四川。除馬湖府土官之害。兩省士夫。至今猶能道其才。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葢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答。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擇。雍曰。任若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武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

府事。按察僉事副使。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奔洲稿

李秉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桔。行坐有妨。時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遲者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得釋。尋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李紹文明世說新語

岑鏞

成化五年。大學士李賢。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因奏田州土知府岑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宜給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典彙

高貴

龍谿高公貴。平生以濟人利物為心。每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禱路誦道經。自卯至

已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於道，即售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那地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卧路側，貴以椰瓢汲水灌之，度尚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為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晝夜負出棄於此，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乃注意療治，獲全。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為叔所奪矣。訟於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

慶遠府志

### 易海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為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美死已一月，歛於公廨。公視篆間，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即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取為己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為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叅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

愈公絕不與見。為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薄其俸給。及贖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為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於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聞其事於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過相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美之處事。君子可以為鑒。張靖之雜言

### 閔珪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調撫治南贛僉都御史閔珪。為廣西按察使。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多不悅。會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之。後弘治間珪總督兩廣國朝典彙

### 孔侍郎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之。弘治二年。知田州日。峒獠倉猝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眾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

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一乘馬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其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罾裸人於樹者，彌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其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皆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者上之人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為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從。公任不敢擾犯。公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噉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

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蓐。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同吾返。賊即解縛。還其中裾。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眾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祝允明

### 桑悅

桑民懌嘗調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掩倨其上。不

安爾。

嶠南  
瑣記

### 曾廷璧

犛犇之性。凡有德於彼者。則肖像事之。曾廷璧。豐城人。任巡檢。嘗代其奏省。浮糧數百石。今大宣諸村。咸有廷璧像。漳州府志

### 杜麟



古朔杜麟字廷吉為朔州衛指揮嫡長嗣以春秋領山西鄉薦決意甲第不屑小就後與乙榜當授教職而麟固却之辭忤吏部竟援例移文兵部俾承父職蒞任後剛方寡合有千戶姚啟者出入權門托勢求掌草廠麟執弗允遂為啟所搆謫慶遠衛中所千戶以文學自負罕接同官賦江梅詩云妙奪天機出化工百花頭上占先紅耕牛慎勿間來往不與桃花野徑同蓋羞與噲等伍之意也

慶遠府志

### 孝穆皇太后

孝穆皇太后實誕我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真弘治初纂修憲廟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撰修前事遺稿尚存暇日偶閱得之蓋訛李為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實錄云李福斌平樂府賀縣迎恩里人氏居白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底時有雲霧起其中即雨東有龍頭石崢嶸聳拔狀若翔矯山川盤鬱世出異人祖諱公號惟倜儻任俠家頗饒財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其父諱某某益積陰德濟難調貧惟恐不及逮福斌世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誕生年甫韶福斌歿

葬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宮得幸憲廟毓聖躬於西宮。為萬妃所構。竟以憂崩。昔塗山興夏有娥。殷姜嫄興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蓋自其母家而已。然矣。以古揆今。豈不信哉。或又謂建文出走。自閩入廣。止於賀縣。娶婦而生孝穆。尋又他徙。此又失之遠矣。月山叢談

弘治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言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託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眾。父成艷之。至京爭辯。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撞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成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及遣科道孫珪

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勩。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少監閑住。後父貴竟減死論戍。八月。戶部會官上議。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迹。求之恐愈。久愈鑿。况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做高皇帝即宿州為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廣西附郭。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没入李父貴等田八十畝為奉祭之資。上曰。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典彙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或曰。內侍潘真常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據史。太監蔡用奉旨往廣西訪求皇親。得紀貴。紀旺云。孝穆太后再從兄弟。且具葬所以聞。命貴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旺指揮僉事。給三代誥。尋賜奴婢人役及第宅莊田金帛器皿甚眾。而封太后曾祖祖父。俱中軍左都督。

曾祖母祖母俱一品夫人。故事武官一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誥文官一品制。給玉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偽事露。勅總督秦紘再訪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禮部會請引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太后父母定擬封號於廣西附郭地方。春秋致祭。詔如所請。而不言爵封。蓋佚之也。第攷疏辭是紀氏。非李氏。疑歲抄誤。

奔洲稿

### 馬鉉

弘治六年三月。故廣西參議馬鉉。征古田搖檀。為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遏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馬鉉可特贈右叅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為國子生。以為後勸。典彙

### 姜瑄

弘治六年。慶遠述昆鄉賊攻城。知府姜瑄率兵擊敗之。先是述昆鄉首賊韋七璇。鳩賊劫掠賓州上林等處。殺指揮王英。當道移文逮捕。本府計擒七璇。誅之。璇三妻皆悍。族眾且多。一呼得萬人。於四月十六日。每妻統賊一枝。直抵西南關外。百計攻城。上使雲梯以強弩射下。用牛皮為幕。以掘城。知府姜瑄周旋堞雉間。見強弩射入。令

排門折門為盾當之。隨令每家出大鍋一口。煮糞。用竹筒射雲梯之上。賊不敢近。城上見賊殺人。以祭厲鬼。瑄令羽流虔禱於神。城內黑旗從東南飛起。軍民勇氣百倍。乃乘間開西門。號召矮寨山充南山。思覽民款聲金擊鼓。從賊背來。又懸白銀百兩。下令有斬級者賞。此時有甯木匠。見賊子督掘城滾一巨石。擊死之。鈎取首級。以獻。遂得百金。瑄見賊氣沮。大開城門。驅兵而出。令猛士持首級。拋入賊陣。賊見前後夾擊。首級自天而下。魂落胆喪。反戈蹂踐。死者無算。我兵追斬屍積如山。慶遠府志

### 張濬

潯州張尚書濬。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瑞肅文升。以燕子單學士稱之。堯山堂外紀

弘治乙丑。潯州張涇川濬。為受卷官。見嚴嵩制策驚人。擊節稱賞。既而不得與一甲之選。為之扼腕太息。後嵩以編修使粵。過全。濬贈以詩曰。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豈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嵩誦詩曰。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勞晤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留鴈久。灘浦春波放棹遲。別後雙魚

難定覓但吟佳句一相思。堯山堂外紀

### 鄧廷瓚

鄧廷瓚初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巡撫廣西。知之。薦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後弘治九年總制兩廣國朝典彙

### 吳廷舉

四川合州鄒吉士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雙槐歲抄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為布衣交。又同第進士。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掛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以教訓。傳之德義。不如是也。且言臣與冕為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為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冕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

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扈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况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下同

蒼梧吳廷舉。平生操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意。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泳詩。幸得太平無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謔語。而又疏中敢用嗚呼字。上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致仕。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所終也。

### 先輩清儉

鄉先輩清儉之德。誠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吾郡之邢公正。梧之吳東湖。平南

之張涇川。全州之蔣敬所。世雖有所評。然各有不可及者。刑公初出守廉州。兼理珠池。及代去。不持一珠以歸。官至方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束帶。無他長物。今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戎籍。受屯田四十畝。及歷任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祖墓前辟地作書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事。黃太泉謂余曰。向見東湖十詠。謂當如洛陽名園之盛。及過其處。廣不盈畝。可笑也。其子無宅以居。聞巡按陳少嶽宗夔欲為營之。未知果否。張涇川位至留都司馬。亦未嘗治第。庠屋敝椽。齊民不若也。蔣敬所位至宰相。其宅亦僅可為太祝廳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什伯倍蓰矣。世有聚賄百餘萬。治第破千家者。可謂震耀一時。曾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失。

月山叢談

### 戴欽

柳州戴欽。字時亮。少聰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時文。下筆疊疊數千言。皆不經人道語。提學姚鏌最愛之。嘗置之左右。有就試者。輒命與同試。每日戴欽作文佳。思如泉湧。不知從何處得來。既中鄉試。乃為詩。即有佳句。遠近傳誦。登第後。益有名人咸仰之。閩人丘養浩謂余曰。君識戴時亮否。余笑曰。此余鄰邑生。何為不識也。丘復



曰頃見其詩文。天人也。清新麗則有天然之趣。徐迪功以下不論也。惜時亮不自重。信方士學神仙術。餌金石毒發。膚裂以死。未死前二日。推江西提學。疏未上。變作。惜又無嗣。余嘗索其遺文於其姪希顥。將為梓行。希顥云。有叔歲貢某。携入甯監司業。關中馬理詢知為先叔弟。遂取其文集去。無副本。因此遂失。今雖間有傳者。要非全

集也。

月山叢談

粵西叢載卷七

清 汪森編

高嵩

中峰高先生嵩。幼為宜山縣學生員。習春秋。屢舉不第。一夕忽夢學門右棟柱有金龍蟠遶。鱗甲閃爍。少頃向北飛去。先生迺遷隨之。怖而覺。每旦來學受業。必於柱下端拱一揖。有友楊壽者。謂其駭。大書於柱以嘲之曰。此柱神乎人乎。未幾先生以春秋魁鄉薦。數年淹滯枝官。始轉興府伴讀。審理人謂弗驗。正德辛巳。竟以扈蹕功。位至太僕卿。而寵遇殊常。乃知龍飛之徵。真不偶也。慶遠府志

御製詩

文事紀聞。紀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夸膽氣豪。腰懸秋水雁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太平頒詔回轅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損齋備忘錄。則太祖送總兵楊文征蠻詩也。雁翎刀曰呂虔刀。末云。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備忘錄作於弘治中。交事紀聞之附會。不言可知。然太祖製集無之。又見宋時一小說云。是哲宗送大將征夸。則其來久矣。然

哲宗事亦不足信。蓋野人之談三變矣。

余洲稿

### 蔣閣老冕

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冕曰。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夸。孰不尊稱如天如日。若稱朱壽。號為將軍。臣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公扈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於不穿單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挂牌額。則雖文武羣臣守候行禮。亦不肯往。

李樂見聞雜記

嘉靖三年五月。冕罷。初建室議起。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即嗣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願賜罷歸。上曰。朕方倚任。共圖洪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寢席書總。誓召命不報。遂移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典景

西樵野記言。吾郡中蔣閣老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

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忠義具見之矣。按蔣閣老冕。全州人。嘉靖三年。以議禮不合而乞致仕。豈有三聘之說。且此二詩。三家村社人所不語。而筆之於書。抑何俚鄙無識也。弇洲稿

### 馬錄

御史馬錄。按張寅獄得罪。謫戍廣西賓州。南丹衛閉戶少接人事。在謫所生一子。入賓州學補廩。後錄死於此。子扶觀歸葬。錄既得罪。久人有問張寅是否李福達。錄曰。彼時匆匆。只據人說是李福達。然亦未知果是否也。是蓋自悔之深。亦以避禍云耳。然余每遇

者為有異謀則失之。蓋張寅善黃白術。以重賄介崔附馬。元結勛。勛素貪受之。縱其出入門下耳。同時常給事。亦謫廣西。常遊邕管。指揮羅明縛之人。驚問故。羅曰。彼有旨。但逃出境外殺之。則縛之未為過也。當道惡之。尋以他事亦坐謫戍。奏辯得白而

卒。月山叢談

### 張經

大藤峽。在潯州北東。通五屯。永安。修仁。荔浦。北通武象。西通來賓。遷江。柳慶。諸賊誠

淵藪要害之地也。天順成化間數反。兩廣騷動。乃命都御史韓公雍帥數將軍征之。深入九層樓。更其名為斷藤峽。然捷報未幾。旋復閉塞。以後復數反。陳公金亦嘗征之。復更峽名。最後半洲張公經承潘公失事之後。留意此賊。征後使翁東崖築弩灘城以控扼之。賊遂不復反。凡柳慶舟楫往來。如蹈無人之境。至今二十年如一日。乃知委任得人。處置得宜。半洲公為優。韓公徒有其名耳。韓公輕財能斷。其長自不可掩。吳人記事。文過其實。謂韓曾吸斷藤賊之腦。適足以點污之耳。初無是事也。

月山叢談

### 林寬

嘉靖七年。陞金華知府。張鉞為廣西參政。管田州府事。吏部尚書桂萼言。王守仁區畫田寧土目。先試以巡檢。知州先試以吏目。知府先試以同知。試三年而後實授。其薦林寬為同知。蓋試知府也。朝廷既假之便宜。宜遂從其議。上以為然。命寬以同知掌府事。俟三年有成。即陞知府。鉞仍舊職。

典彙

### 江一桂

江一桂。字白石。新安人。守太平時。交夸莫登庸蠢動。世宗命毛伯溫征之。伯溫計先

遣使往諭。公請行。登庸乃稱臣。公稟受降城。建昭德臺於鎮南關。以奠巨防。上嘉公績。進階亞中大夫。及卒。諸夸粉枕柳祠於關內祀焉。嚴從簡殊域周咨錄

### 陶鳳儀

嘉靖二十四年。詔廣東守臣為故浙江副使及其子湖廣左布政魯立祠於會城。歲時致祭。從錦衣指揮陶鳳儀請也。成原籍鬱林州。正統時為僉事。以討處州叛賊功。陞副使。既而為賊所獲。死之。景泰遣官諭祭。贈叅政。民為立祠。成化間。詔闡谿湯谿二縣官春秋致祭。魯以父蔭起家。與征兩廣洞蠻。積功至布政使。諸蠻深讎之。乃發掘其祖墳。戕其宗黨。魯卒。子孫不敢回鬱林。遂占籍南海。孝宗復蔭魯子。世襲千戶。鳳儀成曾孫也。典彙

### 秦禮

永定長官韋啟邦。係韋繼祖之子。世為永定土司酋長。父子猛悍。使捷過人。嘉靖辛亥春。慶遠府知府閔旦上任未幾。公堂忽失硃盒筆架。直堂人役畏罪辦賠。越二日。連卓犖硃池一概失去。稟官查點。閔寬大愛民。亦不深究。又越數夜。有強賊三百餘。明火露刃。從府後架梯越城而入。劈死巡卒。直入府堂。殺民款二人。守庫三人。兩夾

道殺四人。用鐵杵沖破庫門。劫官銀數千兩。從西城出人。莫之敢櫻也。次早遣官軍四下緝訪。莫知端倪。越月餘。陸續拏獲賊徒。供稱啟邦先遣細作盜殊盒卓幃。以驗隄防。緊緩眾口一詞。閔旦佯為不然。曰。彼土官世享富貴。焉有此事。日久愈訪愈的。而閔剪除之策定矣。次年以京考離郡。事遂寢。閔去。啟邦父子益無忌憚。自是本省暨鄰省劫庫紛起。獲賊鞠訊。咸開啟邦父子姓名。閔後繼以劉一中曾雲。歐陽必述。節奉上司密帖擒之。奈其依山為險。機會未投。後知府秦檉沈毅有謀。謁見軍門。即以此事托之。檉蒞任。不動聲色。先檄各土司俱要親謁本府。待以禮貌。如有抗拒。請兵勦滅。啟邦父死。羽翼已衰。見永順土司鄧秀。副長官彭大武。出謁俱蒙殊眷。又以歲久事息。况秦新任。焉能遽察。遂挺身出。秦見大喜。曰。爾來何遲。聞爾武藝超羣。馬上能飛鎗掣劍。果有之乎。啟邦唯願試。次日。秦詣教場。啟邦盡試之。秦益喜。重賞令侍燕。寵以兕觥。流輩側目。且示之曰。吾兒挾此藝能。何患不富貴。吾力薦爾。拜將封侯。皆男子分內事也。啟邦喜出望外。自後無間形骸。啟邦到府。徑入直出了。無嫌疑。秦欲捉小寇。即與偕往。呼即來。揮即去。一日傳一密票。喚啟邦至懷遠。候本府親行分都亮地。啟邦亦如期而至。公先伏虎士於兩廂。啟邦入。或言少待。或言直入。何

害諸阜正推阻間虎士湧出綁縛當時斧折兩臂斬之其隨帶四五十人尚炊未熟公下令皆斬無一逃脫萬民稱快秦恐地方生變即遣牌安插准伊妻莫氏代理四境帖然後有覃萬貴者亦大盜也先被獲發監竟越獄逃去聚眾謀亂檉亦以計斬之

慶遠府誌

### 陳文明全城蹟略

陳丞公名文明潯之桂平人以明經太學除松溪丞時嘉靖壬戌倭分道入閩有三千人自温州登陸所經福安壽寧政和三縣不二決旬俱攻破遂以十二月初一日抵松溪勢張甚意可蹂而入耳令王公懼欲棄城去公謂松城頗完固今場圃初畢城中有餘蓄勢自可守何忍棄之乃集邑中諸豪計事咸願死守且戰遂分布乘障而公自分北面蓋城三面臨溪澗惟北面距山可乘也分既定乃以間出兵數與賊戰殺傷兩相當倭長在鳥銃伺間擊城中人而城中人亦用強弩毒矢射倭持數日令君議與倭和括民間金三千兩帛二百疋以謀往說倭倭佯許曰須張宴宴我縣官盡出陪坐先以名刺來投謀還報公怒謂吾堂堂天朝命吏豈與賊奴會宴者與典史區公俱不肯署名遂止以令名往初十日張宴城東洲上隔岸設坐募男子有



威儀膽略者。偽為令騎從導出陪之謀。將庖人往治庖。用竹簞來還白事。賊笑不食。先是賊攻政和。政和丞督兵與戰。戰敗。父子皆被執。是日賊取丞父子出。反接洲上。遙語曰。是政和丞也。曾以兵拒我者。遂剗其肝。生食之。意在公也。既而進金帛不受。酬以倭刀一。公曰。是欲屠吾城。藉令不幸如政和丞。為賊所嚮食。亦分也。誓必死。時激厲邑衆。皆感憤出涕。會募遂應坑兵。及溪源鄉兵。各數百俱集。賊覘有備。佯緩兵為欲去狀。而陰治攻具。作雲車雲梯。成以二十二日未明。詐以別梯緣南城而擁雲車自北進。城上爭投下石及竹木之類。拒令車不得傳城。賊於車上作轉輪飛梯。未至數丈。輒掀梯城上。揮刀登陴。閃爍炫目。衆畏懼稍退。公執刀前曰。退者先戮之。適張德者。奮巨斧斫一賊下。一賊繼上。又斫之。衆謹呼而前。賊氣沮。遂下礮石折其梯。收民間竹燈篋數千。燃之。揮出車上。竹受油漬久。火熾不能卒滅。遂仄其車。二十六月。專用連梯齊附城而上。遙以鳥銃擊城上人。先日奮勇者皆遇害。公豫令煮糞汁以待。使人杓而潑之。賊皆潰爛墜。自相壓。礮石亂下。擊死者甚眾。遂不得上。二十八夜。用大發煩擊賊營。賊倉皇驚竄。遁走。久之始定。於是力屈有去意。會募浙之栗陽兵三百人至。其兵進退有法。紀律閒整。正月初二日。戰於西嶺。殺賊數十人。賊忿。

以為自海洋登陸。未嘗受刃。若此。初五日中午。拔營。遁去。仍由政和故道。趨海上。城獲以全。是役也。城圍三十五日。建中無隻夫來援。非公奮不顧身。誓眾鼓厲。諸豪無所統一。勢必不能堅持。松既失守。建以西。延以南。人性緩弱。輕脆。警之易動。時莆陽之變。猖獗甚。人無固志。南北聲勢相應。閩事倍難收矣。公功不獨在松在閩也。當事既不急松。又無援師。故略其事。公以明經遷一小邑令長。是故應爾。所謂戰勝而履屬者。非邪。初力策戰守。予從兄涇伯。兄源。皆從公親履行陣。從子杭戰死。家丁遇害者數人。先奉政公嘗數謂濬曰。非陳丞公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今安得女曹偷餘魂相保。以有今日也。孺子其無忘之。萬曆己酉。予得命西中間道過里。取邑志考之。及閱禦倭錄。俱止載廣西人。父老亦莫能名其何許人。知其陞縣令以去。亦莫能名其何縣。比歲校既周。所得諸郡志多未備。而潯柳皆未見志。以間蹤迹之亡。所得此念未了。會遣僮歸里。命兒曹細訪之。冀有知者。久之所聞如故。僮還報有日矣。友人金善夫賈達事人也。亦嘗極意尋訪所居。前有古井。過者暑渴。則就飲。坐磐石少憩。乃去。以為常。一日善夫方解衣盤薄。踈籬之內。見一老者就井飲。飲畢。坐石上笑語。同坐者曰。有一異事。吾少時常事舊丞陳公。今老矣。昨偶夢公來。此善夫亟披衣

出問之曰汝云何老者起曰予夢所事舊丞陳公異之故爾善夫曰舊丞為誰老者曰陳公名文明吾為葉金也少時為公門役事已五十餘年吾亦七十往矣昨夢見之問公何為來此公曰命吾來管兵耳善夫語之故老者曰公潯州桂平縣人居住郡城中夫人馬氏郡鉅姓有一子尚少吾嘗送養至其家焉公後為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善夫喜甚遂作書報予邑中一時闕傳以為異謂公功德在松血食饗祀於此神靈猶依依不去實陰佑吾松人也予近校士至柳王司訓敦化桂平人因其事詢之業不知其邑先輩有此人矣久之來報云公號靜軒在感恩時以子幼拂衣歸歸數年卒子繼亦天歿今無嗣餘俱與所述同

西事  
耳

### 王貽德

嘉興知府王貽德廣西人在官秋毫無取亦不以地方財結交上官時各邑有三大貪令皆公所劈斷劣處其趙清獻之後身乎

李樂見  
聞雜記

### 陳仲倫

羊城陳侯仲倫為全州佐課農於郊因進父老詢及民瘼對曰田禾告稔獨虎為患陳喟然曰昔孔子過泰山聞累傷於虎而哭者問何以不去答曰無苛政今民苦於

虎而不去。此未知吾政何如。而虎患不除。則出作入息。如民何。即日下令曰。六鄉之民。有能捕虎一者。賞銀五兩。民喜。賞爭設機檻計捕之。彌月生致。虎十有二。悉殲之。患遂除。當時民歌之曰。山有於菟。使君搏之。野有禾黍。庶民獲之。出入無虞。民用樂之。全州志

### 嚴遵試

嚴遵。試賀縣人。萬曆間。宰英德。英毅敏幹。讞決兩造。稱平。贖鍰悉令雜藥草根以代。

服毒輕死之風遂息。

廣東通志

### 劉元相

劉元相。全州人。由舉人為高州府同知。萬曆四年。羅旁始平。督臣議建封門。函口南鄉富霖四所防盜當路。重元相才。令專董其事。元相經營有法。不踰月而版築悉具。時叅將楊照守函口病卒。士卒死於瘴疫者半。代楊照者黃允中。憚行。議遷其地。當路許可。元相力爭曰。函口西接巨峒。南界高涼。實猿獠出入之險。無函口。是無西山也。人臣為國守封疆。允中不徑請以身居之。議遂寢。迄今西山諸境晏然。無事。皆元相之功。後竟以勞瘁卒。廣東通志

戚秉忠

萬曆初。橫嶺賊藍龍返。與其子本偉。本堂本惠。焚劫各村。警報日至。七年。慶遠府揭報。巡撫張公任。任督指揮戚秉忠謀除之。時秉忠署河地哨軍門。督責甚嚴。秉忠知龍返。有僕被撻。甚怨龍返。令軍伴徐振紀厚交其僕。與銀二十兩。結為兄弟。始知龍返。據火把峒。賊中虛實皆知之。一日。龍返遣藍金謀伏路劫奪。僕報知秉忠。率兵斬之。又密報藍本偉在墟貿易。秉忠又追斬之。龍返怒。期會眾殺秉忠。僕報知秉忠。令僕探龍返睡濃。將弩弦割斷。去其利刃。秉忠領二十餘人。潛伏峒口。伺間竊入。龍返始驚醒。被秉忠一鎗傳其腹中。須臾眾兵湧入。餘黨勦滅。而橫嶺諸賊。遂皆蕩平。慶遠

志府

趙成安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忽會集演武場。張旗敵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知府趙成安聞報。略不動念。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為之。中必有主使之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厯陳垣就齋前去。徑逐出境。牌內更無招回字樣。陳經歷至。大漕各軍見牌。股慄不勝。稽首於陳經歷之前曰。此本管官害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

事。本管官令我等張旗而反。我死無日矣。陳又問敵血猪酒自何處來。曰此軍人杜朝清祭社猪也。杜言神猪誓不發。而本管威逼扛赴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使你來。諸軍膽喪。前後真情。吐露殆盡。趙將首禍數人。各責四十。具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惶懼求解。其事遂寢。

廣遠府志

### 舒太史三生聞見

戴籍所著輪迴事迹甚衆。但取奇異駭聽。不無附會。如楊大年之為武夷控鶴仙人。蘇子瞻之為西湖壽星寺老僧。皆其自語。然固事之必有者。舒太史弘志再生。其事相傳不一。壬子春。有名弘慈者。來應里選。名在錄中。余召而詢之。則果太史後身也。太史以乙未卒於濟上。時司馬公治河駐南旺。未及視舍。次年丙申。那地州極邊有屬東蘭土目分轄彼中者。厥妻孕將就蓐。前一夕。夢有貴宦乘車黃纒。羣從甚衆。導至其家云。借住數日。當即去。質明舉一子。右臂有青紋似墨跡。甚明云。尚書舒應龍之子。其人故蠢獷不識字。抱兒就土舍辨之。舍云。此漢字也。聞省中有貴宦。是此名姓者。遂以報州長。州長頗知太史已化。亟馳報司馬公。公令人往視事果實。因聞於

當事令人抱兒至其家。見字迹宛然。遂擇保母乳之。命以今名。初司馬公候代真州。代者乃楊公後山。公令人齋符勅。往是夕。楊公夫人夢有少年宦客。盛容服入。揖之云。老父之事。惟老伯能明之。楊夫人惘然莫知所謂。因云。衙衛森嚴。汝何從入。答曰。吾隨勅印來爾。次晨。夫人以告楊公。楊公甚異之。遂作書以報司馬。予詢其尚能記往事否。答曰。不知也。聞其三歲時。值太史忌日。司馬公及夫人奠畢。感傷哭甚。慟忽從傍應云。不必哭。兒在此。又聞全湘古有讖云。菩薩去。狀元來。會湘山妙明塔。災寂照禪師遺蜕。俱付鬱攸。未幾。太史登第。皆傳為妙明再出。雖其名第。少有中眉之恨。然聞其生而寡言笑。少嗜欲。無俗情。及任宦態。信非上德。具有宿根者。不能及此也。則太史來去了然。蓋三世矣。此予得於聞見之真者。故備志之。

西事耳

全州舒編修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時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姓。守某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購得。抱歸。屬探花婦鞠之。以為孫。自是肉字漸消滅。然探花當十九。猶不如輩。不省人道。蓋亦從釋迦中來。纔成婚宦。便已觀化。其為榮名。何異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為子。尚帶愛根邪。

劉獻男  
錢林

養利二知州子

知州羅爵之子洪先。於弘治十年生在養利。任所十八年。公再復任。在養利從學。後中嘉靖八年狀元。知州葉朝榮。於萬曆十一年任。子向高。隨任從學。養利。後中鼎甲。官至宰相。州志

劉侍御

劉侍御臺疏論江陵五千言。言甚痛切。江陵憾之。連詔獄罷歸。復嗾江西按撫誘其仇家誣奏。以他事論戍潯州。侍御抵戍所。不久暴卒。卒正與江陵同日。常見宋史載洪忠宣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至南雍州卒。是日檜亦死。此兩事正同。西事珥

甘汝遷

甘汝遷富川人。萬曆十九年。以選貢知三水縣。儉朴慈愛。嘗單騎行縣。講讀六箴。躬親解說。延見父老。教育子弟。人親之若父母。歲旱為文禱神。三日不雨。自繫以禱。須臾滂沱。四徧園土。裁疫必躬禱之。胥江盜麥孔陽等。晝為漁人。夜則羣繫檣桅。操之若飛。往來劫掠。殺人沉之深潭。人無知者。汝遷廉得其情。親往詰之。召善沒者。撈骨為證。會潭深。輒不可得。乃焚香告天。朱書沒者之臂。曰取骨伸寃。遂躍入。盡撈而出。



盜始伏辜。每詣郡。他邑獄難決者。上官悉以委訊。有業箕者。備於人家。箕斷自刺其腸而死。誣人殺之。數年不決。汝遷一獄。即白其誣。合郡歎服。其為政精誠明敏。多類此。廣東通志

### 伍世奇

伍世奇。全州人。由舉人萬曆三十七年。知龍門縣。先是邑苦稅繁。前官議欲派入民糧。以便徵收。世奇下車。即集父老商之。曰。稅雖不便。有時而闕。一入實徵。恐成定額。後不可減。竟不編入民。永賴之。廣東通志

### 龔一清

壬辰。余起粵西。填粵。乃陳公應虹甚器少參龔一清。嘗謂二司粵西。獨右江為盤錯。非龔少參。我輩豈能安枕。又言龔少參操守。即夷齊不過。其才即韓范無加也。龔擢滇中憲副。特疏保留。未幾。應虹擢制府。去通州。陳公如岡。至首對余言。龔少參穢惡。幾激邊釁。而直指行部。至柳州。民投瓦礫。入使署數千。繫楮於上。皆訟言龔惡。未幾龔以疾卒。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知當時陳應虹。何以知賞獨深。馮時可滇行紀聞下同

### 馮時可

余往在粵西往清軍道時。尚書應城陳公應虹。為中丞。余署桂林兵巡道。查出永寧等處土司。占沒田土三百頃。入官作餉。又縛叛兵數十人正法。署藩司印。追出庫吏盜金六百兩。盡除庫吏夙弊。又臨桂令貪虐甚。中丞命余親盤其庫。得其乾沒狀。及中丞擢兩廣制府。余俸僅七月。中丞特入薦。疏其語云。天韻崇竒。風猷峻遠。鏡別龍洗空萬馬。刃遊則立解千牛。又揭吏部曰。馮憲副。乃天下才也。當冠諸藩臬。

臧懋中

臧懋中。字用甫。長興人。萬曆戊戌進士。授金谿令。累官曆粵西僉臬。署八桂兵事。以屯堡代驛遞。軍不濫役而民力稍蘇。比入覲。卒於京。長興縣志

汪繼英

汪繼英。字志在。休寧人。由歲貢任鬱林州同知。署州篆。勵清操。革火耗。民便之。適潯貴剽馬賊震鄰。英躬自禦賊。地方賴以安。州有水口。形家言宜建高閣。以砥下流。築長隄。以迴龍脉。英捐俸倡助。泚任四載。惟存舊篋。不受一縑。卒於官。休寧縣志下同

俞時育

俞時育。號對蒼。休甯人。薦於鄉。授霍丘諭。陞江西定南令。遷廣西隆安令。固圉周防。

多底厥績。兩邑祠之。

程策

程策字獻可。休寧人。萬曆庚戌進士。任西安司理。轉南儀部。時魏璫竊權。拜其祠者如鶩。策獨不往。出守德安。尋督學廣西。具藻鑑。後三科榜首。皆其首拔士。陞鄖襄參政。卒於官。

李應裕

李應裕字履順。婺源人。領鄉薦。擢平樂府。撫夸同知。粵故多猺獞。所撫乃熟夸。設治在深山箐峒中。山嵐為毒。流官多不久駐。每歲居其境數月。猺性獮直。與居民小不合。輒格鬪。至是斂輯。盡吐露寃抑。裕誠吏民。毋為虐。立社學。稍知字。附為俊秀。猺始有欣欣然向化者。嘗三祝賀橋。一意寬恤。商為設生祠。後因執持與司道不合。毅然乞休。婺源縣志

謝肇淛

謝肇淛。晉安人。宦於粵西。輯百粵風土記。其序云。桂林象郡。秦漢始隸職方。其地多危巒怒江。虎蹲雷激。其人多山獠水蠻。被卉食生。往往阻聲教而尋干戈。故雖列王

會而掌故闕焉。唐莫休符。宋范至能。洎近代田叔禾。張羽王諸君子。間有紀述。多鉅  
釘而寡全鼎。無亦以禪丸荒服。非軒轅所恒經。文人墨士。即欲探砂勾漏。問石鬱林。  
而至者。尠矣。余提刑粵西。受事之日淺。而師命十七。病十三。懼竊升斗而無述也。取  
風土之耳。且目者。次第筆焉。跡郡邑諸乘。繁簡徑庭矣。而聞出乘之所未載。語有之。  
胡人見贖。不知為布。是百粵贖也。藏之宛委。以俟後之觀風。或有采云。天啟壬戌九  
月下浣識。

朱弘

朱弘。臨桂人。由鄉舉除吳川令。崇禎七年。陞知崖州。仁恕愛民。八年。大寇。弘緩催科  
賦。不及額。郡二千石及臺使者。數加請讓。弘附奏記略曰。降黜是甘。不忍令愚民剝  
肉竭髓也。九年。考滿。當遷。以簡傲忤中貴。報罷。廣東通志

烈婦

正統間。參軍范信。兵既入大同里。在潯州府平南縣俘獲甚眾。旗牌官人給賊婦一二人。值  
昏暮。拘繫一室中。夜半哄然。視之。乃三四人就經也。此猶或懾威懼死而然。又有一  
烈者。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投嶺下死。嗚呼。忠義

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無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負賊。使婦而配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邪。吾於是而知事人而二其心者之有罪也。水東日記

### 三烈祠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郭氏。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墟病卒。泊舟昭平堡。時穠賊公感。聚眾橫行江上。劫殺得辰秀。辰秀以緹囊投賊。賊脫身赴水死。張繼之。郭又繼之。賊怒。盡殺其婢僕。拽時舉以去。時舉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初金谿張賓祿。與別駕有夙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口遇害之狀。泣曰。死者長已。一孤尚在。何以脫之。乃以金錢遣謀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後間道出。當事義之。給傳俾載榭車。與其孤還銅仁。有司以其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楔令昭州祠三烈以勸。時舉後舉孝廉。再遷為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處。眾咸詫為異云。西事

珥

### 姑姪雙烈

萬曆辛亥春。陳民部原道歿於京師。其配計氏痛哭觸棺不死。遂不食。逾二日卒。少

司徒孫公具其事上聞。上令棹楔旌之。先是有計貞烈者。即計氏之姑也。適王憲副先令平遠。以貞烈寄會昌。會田坑賊起。副憲與賊戰於黃。大勝之。賊懼。遣間至會昌。謂王平遠亡矣。貞烈聞而信之。即沐浴更衣。以六歲子納妾懷中。伏劍死。事聞。上亦賜棹楔。且令春秋祠祀。兩節俱奇。而出於姑姪。則尤異也。西事

### 莫年妹

攝府江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廩生汝賢。母歐氏。有兄二人。其庶母翟氏。戊戌寇亂。翟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妹避寇。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教之。撞語不能。遂送田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李曰。此平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藏年妹於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媵焉。居二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為妾。李氏怒不肯。日與翟生鬩。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婢亟去。吾非與汝共丈夫者。年妹遂走出。猶記賊平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平西路。避人藏迹。三日不得食。至一村。落饑餓力疲甚。坐人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子。來此。年妹泣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氏名指無甲。妹及二兄。指亦如之。以此為記。又妹生時。磕損其額。

角。癥痕宛然。母子相持哭。既而長兄亦至。因詢次兄。則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撫養其次子。已為婚娶矣。予聞為獎異。翟氏今年妹仍依翟氏居。為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絕奇。然歐遽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其子。至於成立。戴媯之事。不為異矣。詩不云乎。永封采菲。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迹。志之俱足以風云。嶠南

記瑣

秦氏

秦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後嫁張名己。而名風疾。名故貧卒。氏忍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荼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曆庚戌。鄰舍火起。氏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已及。眾止之。氏不聽。冒燄而入。遂與夫俱死火中。火息撥灰覓之。則夫骸燬盡。而氏體獨全。予聞行縣優卹其家。第再醮礙於格。令置豐碑二。上書云。義烈秦氏。一豎於墓。一豎道左。俾觀者有所感云。嶠南項記